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陳國遴

謄錄監生臣紀慶綵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五

明 梅鼎祚 輯

晉

劉遼民

本名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太元中為宜昌柴

矣二縣令才藻自負力辭推薦乃之匡山託

西方誓文

于遠公大尉劉裕等以其志不可屈者遼民之號焉
慧遠之在廬山也彭城劉遼民豫章雷

炳張萊民張季頌等並棄世遼蔡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乃

令遊民著其文沙門道曷梵僧佛跋跋
陀羅弟慧持等咸預焉稱蓮社十八賢

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
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
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雲臺精舍阿彌陀像
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推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
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
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
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

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
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河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
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
子來於是靈圖表暉影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
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剋心重精疊思以凝
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
隔卽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
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

倫晉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靈矯忘兼全於幽谷先進之
與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復妙觀大儀啟心貞照識以
悟新形由化革籍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雲衣
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揚心超樂以自怡
臨三塗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太息
以為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

出三藏記集

高僧傳

張野

字業民
南陽人

遠法師塔銘

沙門釋惠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為冠族年十二
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
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
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鑒淹遠高悟冥蹟安常歎曰道
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游結宇靈嶽白年
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
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

世說注

戴安公

釋疑論

安處子問於玄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為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聞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何益哉又有東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罹備嬰任性恣情

肆行暴虐生保榮賢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
何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閑外事之至
苦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
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
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荀悅亦云飾變詐而為姦詭者自
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饑寒之患二生疑之
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
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修短之期

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麤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瞍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絕嗣高臣極惡令胤克昌夷叔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數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修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唯梯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

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
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
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
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
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
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學以開其大朦名
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

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
著背之則為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為名教之
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已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
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
分命之所鍾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
子乃避席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
論足以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以禍福之來由於積行是以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物類而一生艱楚荼毒備經顧景塊然不盡唯已夫冥理難推近情易纏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懷始知修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近作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息之餘脫能尋省戴安公和南

釋慧遠答戴處士書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為慨然先雖未善相悉人物

來往亦未始暫忘分命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倚大宗
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並亦有同異觀周郎
作答意謂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能
力尋省

周道祖難釋疑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即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有中但審
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僕所常惑雖周
覽六籍逾深其滯及覩經教始昭然有歸故請以先覺

語當今之學者也君子為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
中餘慶之言存於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為當宅情於理
任而弗營耶為忘懷闇昧直置而已耶若宅情於理則
理未可喻善惡紛互逆順莫檢苟非冥廢豈得弗營若
直置而已則自非坐忘事至必感感因於事則情亦升
降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為惡弗罰焉得無怨雖欲忘懷
其可得乎靖求諸己其效明矣又勸教之設必倚實而
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一塗而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

昧於為言是以塗車芻靈堂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微其
近令循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飲和之士自守足於仁
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不濫而神明之蹟蘊於妙物豈
得顯稱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言違夷齊自
得於安忍顏冉長悲於履和恐有為之言或異於此若
謂商臣之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
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
而審玄明之唱更為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知通否之

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
靈以善薄受禍却宛以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故
洗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拔無明之沈根翳貪愛之滯
網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微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
彰故能反步極水鏡萬有但微明之道理隔常域堯孔
拯其羸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惜其在無
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
乃幽明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乖敘多年聊以代勤來

論又以為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善一惡無關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乎理緣故或非於視聽耳山崩鐘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可以少悟矣

重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間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呈之匠者思聞啟誨既辱還告開示宗轍并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理本

不同所見亦殊今重伸鄙意答周復以相呈旨誠可求而辭不自暢想脫覽省戴安公和南

答周居士難釋疑論

間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法師既辱還告并送來難辭喻清贍致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悟所見既殊孰是能正苟懷未悟請共盡之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呼識拔常均妙鑒理宗校練名實比驗古今者耳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感失得之徒也苟能悟彭殤

之壽夭則知修短之自然察堯舜於朱均以得愚聖之
有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等比干於盜跖
可識禍福之非行既能體此難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
冥報耳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靖求諸已其
明效矣此乃未喻由於求已非為無理可喻也若舍已
而外鑿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必傷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以一塗
而盡僕豈謂聖人為教反真空設耶答曰夫善惡生於

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
幽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者顧名教而內
掬功玄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蘊冥寂濤之不見其宗
非違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道以設教故
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
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為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
明善惡之有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為善之嘉行

安于懷之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臧會為之而獲後
良由分應沒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為後非行僭之能
罰豈異比于忠正而嬰割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
之祐哉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乃同玄明
之有分非為成疑府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
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却宛以釁深
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答曰夫通否非新壽夭自昔信

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沒釁深
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響蔡靈以善薄受禍商臣
宜以極逆罹殃宋桓以愆微易唱邾文應用行善延年而
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宋而獨昧於楚邾乎
君所謂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存於應報而慶
罰已彰於斯蹟矣

難曰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答曰夫天理冥昧變

狀難明且當推已兆於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至於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遇與事會非冥司之真驗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修行者保其素履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於後世積不善之家流殃咎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者但當報

對遲晚不切目前耳非為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
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
善以致於善也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得
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無非分命分命玄定
於冥初行跡豈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微顯故
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
推之有宗亦何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為後
悟矣言面未日聊以謹叙

周道祖答戴處士書

見重申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不
同乃即欲更言所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云氣
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見也僕是以不復
稍厝其爝火須成旨因上君云審分命者乃是體極之
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亦
不如君所位也書不盡言於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
喻付之未遇

釋慧遠與戴處士書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為賓主然佛教精微難以事詰
至於理玄數表義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佛弟子
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暫忘年衰多疾
不暇有答朕因講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住試與同疑
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于商臣之流可不思而得矣釋

慧遠頓首

答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弘遠妙暢理宗覽省
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彌至而少遊人
林遂不涉經學往以艱毒交纏聊寄之釋疑以自攄散
此蓋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為未盡
然三報曠遠難以辭究弟子尋當索歸必覲展冀親承
音旨益祛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安公和南

並廣弘
明集

王該

日燭

尋夫至道之典暢生死之源標善惡之報啓陵化之津
訓戒明白縷羅備矣然信言不美文繁辭宕累冥絕昧
重淵隔浪是以學者未得其門或未之留意聊抒咸池
之遠音適為里巷之近曲假小通大儻可接俗助天揚
光號曰日燭陶先覺之宏誥啓玄管於靈門周太虛以
遊眺究漭蕩而無垠履地勢於方局冠圓天於覆盆緬
三界之寥廓遘二氣之氤氳尋大造之冥本測化育之
幽根形假四大而泡散神妙萬物而常存彼良民之達

分故哀生而怡。鬼夫含氣之倫。其神無方。蠢爾之類。其質無常。寄若水勢。託若火光。隨行縫綫。迭枯迭芳。往來出沒。冥冥茫茫。洪海環流。大變輪迴。乘彼遠漂。濟來曷階。宛轉三塗之中。沈滯八難之圍。愍企竅之無期。悼客作之有歸。瞻崇德之可速。鑒聚凶之宜遲。斯成務之易覩。匪先見之動微。五福起於履。是六極構於蹈。非理感自然。冥對玄凝。福兮誰造。禍兮孰興。水運鍾卑人。道惡矜。豐困豐積。祉緣謙升。童孺正而鬼退。丈夫邪而魅陵。

覽形聲之兩偶考休咎之雙徵理投思而合契迹望目
而相應若圓輪之抱規猶直柄之附繩蒼夫出於帝父
黃能資於聖子聿徵化而弗救奚天屬之云恃諒求福
之在躬信為仁之在已咨吹吸其靡常知忽往其何止
彼非人之什岌豈無氣之所始悲婉變之天徂還託生
於家豕昔鞠育而懷抱今屠剝以為禮神居妙而恒我
形受變而易體未一旬而相忘可長歎而流涕夫闢愚
其皆然匪伊人之獨爾察寡孕於嘉類悟繁產於蟲豸

喻零霖其猶希若幡囊之倒米為囂囂以日日誰識伏
而達倚匪余情之能測謬聞之以如是若夫倒置之族
矇矇徒生兵風既至忽然潛征神道雖昧鬼法尤明徘徊
中陰徂彼鐵城宵絕望舒晝無曜靈身造竿孳之檻
足蹈炎炭之庭刀岳霜鉞以積刃劒林翹鋒而肅精陶
銅汪洋以海涌巨鏖波沸而雷鳴閻王領閱卒倚執釵
三劫一奮百千累羅鴟鴞利嘴煌煌火車銳釘橈槍狡
狗擬身姪徒焦於幻柱饑囚枯於塵沙資輕妙之靈質

益痛戮之易加永煩寃以彌劫安斯酷之可過三六峻
網弗可裂縷千條殊劇萬端異苦靡喘息而不經俄聿
來而忘字子略一朝以言之將終年而震楚爰有五德
無玷十淑道全夕惕苦逝慶升九天寶殿晃昱高構虛
懸瓊房兼百瑤戶摩千金門煥水精之朗玉卷耀琉璃
之鮮珠樹列於路側鸞鳳鳴於條間芳華神秀而粲藻
香風靈飄而飛煙想衣斐疊以被軀念食芬芳以盈前
彼曦和之長邁永一日而萬年無事為以干性常從容

於自然映光榮之爍爍眇輕騰之翩翩究妙音之至樂
窮有生之遐延捨陋世而上躋伴超倫之高遷然夫饗
茲舊德日用玉食厭土不毛罔施稼穡積畜雖多焉有
不竭齡祚雖修終焉歸滅三苗起而宮宇散七證至而
天祿絕會大秋以考落混椿菌之無別是以如來大聖
三達洞照哀我困蒙曉了道要善權灑落或麤或妙如
溟海之運流若天日之垂曜上士虛懷忘其言中才負
志執其教教無定方適物所由宜陸以車應水以舟敷

設云云廣衍悠悠駟未塞乎三百要指在乎一幽握累
玄之綱領遣毛目於網裘宏籠大訓展我智分治無不
均質有利鈍虛往實歸各足方寸愚黠並誘龍鬼俱化
萬塗叢歸一由般若譬彼濟海非船莫過驅萬動於道
場畢無為而息駕本夫三乘之始同歸一無才照各異
致用參殊應真忘有而求空遂耽空而怙愉緣覺亮累
於知微爰遷玄而弗居雖妙迹其再喪猶有遣而未虛
開士解拘於都盡作無存其焉除悟之豁於鑒先體之

冥乎意初理重深而絕韻疇剋諒而業諸自古在昔先
民有遇堂堂陰映躬受聖喻喁喁羣黎耳目仰注或發
蒙於一咳或革面於一哺並因言而陵化未有人而不
度善逝迄今道運轉衰大教雖存味之者希梅檀與蓼
蘇同芬夜光與熠燿齊暉于氏超世綜體玄指嘉遯山
澤仁感虎兕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穹谷枯泉漱水
闕叟登霄衛度係軌咸淡泊於無生俱脫骸而不死今
則支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沖粹神風清蕭一言發則

蘊滯披三幡著則重冥昭見之足以洗鄙吝聞之可以
落矜驕孫濯流以逸契詠遠初於東臯何深味以栖素
輕大寶於秋毫道風之所扇蕩深達之所逍遙才不難
則賢不貴愚不笑則聖不高遠聲見陋於近耳孰能忘
味於聞韶哉奚適非道何之無神理有精麤物有產真
大居細君小為碩臣羽隸隸乎金翅甲屬屬乎須倫兩
儀宗於太極衆星繫於北辰是以九十六種枝條繁張
輕道重根躁廢靜王具曰予聖各鎮一方或移山而住

流或倏忽於存亡命天衣之彩粲嘯靈廚之芬芳曜叔
振旅之兇化恭化磔石之琳琅竭變幻之崖奇惜有待
之無長斯乃數內之甘醇弗如至道之糟糠者也逮乎
列仙之流練形之匹熊經鳥伸呼吸太一夕餐榆陰與
素月朝挹陽霞與朱日赤斧長生於服丹涓子翻飛於
餌朮安期久視於松豪豐人輕舉於柏實彼和液之所
染足支年而住質中不夷而外猗徒登雲而殞卒俱括
囊以堅卵固同門而共出理未升於顏堂永封望乎孔

室貴乎能飛則蛾蝶高翬奇乎難老則龜蛇修考伊逆
旅之遊氛唯心玄之可實存形者不足與論神狎俗者
未可與言道道乎奚言無問無對諮者叩窮應者負內
默之斯通語焉則匱當於素珠與講道吾成罔象與無
謂杌然寂泊玄酬有箴宗鑽浮響莫悟冥音希之彌錯
搜之愈沈郢人其迹為誰匠椽設筌蹄乎淵蒼俟魚兔
乎川林儻得意於談表其目擊而廢心無運睽條往矣
斯復忍立賢達忽如涉宿千師誕化肇過一六慈氏方

隆仰期仁育孰云數遼督若瞬目靈轡雖迅緣拒靡窮
彼無本標我有始終假步炯電之末託息石飆之中知
畏塗而驚寇迷塵欲之致戎替遠勝而萋近謂奢儉而
交豐不防枯於未飄既零落於勁風思反蒂而更秀結
萬悔其胡充是以大誓之徒燒指穿石冥期無待志與
心歡峻智塹崇慧壁拔津劔揮戒戟想將萌而夷斬情
向兆而剪刺掃六賊於胷中休五道之長役拱已內治
總持法忍三世都寂一心豁盡寄耳無明寓目莫准塵

隨空落穢與虛隕廓焉靈悟因權作尹普濟安度大悲
誰愍託蘧廬以和光常遊君乎冥泯任天行與物化如
蹈水之無軫若乃妙變神奇理不思議大千舞於指掌
芥子含於須彌四海宅於毛孔七寶永於劫移可信而
不可尋可由而不可知非談詠之所宣惡毫素之能披
善乎優陀之言也使夫智者滿於天下人有百頭頭有
百舌舌解百義辯才鋒逸合茲人以讚道猶萬分而未
一唯覺覺之相歎乃敷暢而彰悉矧愚昧之固陋託狂

簡而仰述抗瑩燭之炯炯欲增暉以毘日者歟嗟乎方
外靈藏奢遐誕宕衆妙淵玄羣奧無量小成弗藉大言
橫喪川德之厚于何不有驚聽洪壑駭耳崇阜夏典載
其掌握荒經列其戶牖周既達而未盡信齊諧之小醜
見鵬鯢而標大不覩鳥王與魚母吁乎噫嘻奇桀之事
積籍眇漫焉可稱記伊皇覽之晉綜足探幽而體異何
近願於割玉又碩誣乎火熾況下斯而束教趣堯孔之
權餌常專專而守檢懼越蹈於所伺並廢理以證言莫

觸類以取意徒宏博而繁構更益猜而致忘悟飾智之
悞物故收翰而輟思寄一隅於梗指俟體信於明識者

乎

弘明
集

王齊之

薩陀波崙讚

因畫般若臺
隨變立讚等

密哉達人功玄曩葉龍潛九澤文明未接運通其會神
疎其轍感夢魂交啓茲聖哲

薩陀波崙入山求法讚

激響窮山憤發幽誠流音在耳欣躍晨征奉命宵遊百
慮同冥叩心在誓化乃降靈

薩陀波崙始悟欲供養大師讚

歸塗將啓靈關再闢神功難圖待損而益信道忘形歡
不期適非伊哲人孰採玄策

曇無竭菩薩讚

初學記
作慧達

疊疊淵匠道玄數盡譬彼大壑百川俱引涯不俟津塗
無旋軫三流開源於焉同泯

諸佛讚

因常啼念佛
為現像靈

妙哉正覺體神以無動不際有靜不隣虛化而非變象

而非摹映彼真性鏡此羣羸

並弘
明集

丘道護

道士支曇諦誄

并序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五
嗚呼哀哉法師肇胤西域本出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
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程縣都鄉千秋里

資金商之貞氣藉陽育之韶律胄遐方而誕秀協川嶽
而稟神識情湛粹風宇明肅道致表於天期德範彰於
素器貞悟獨拔羣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衆論莫
能以干其執是以超塵絕詣慧旨發於弱齡研微耽玄
明道昭於歲暮故能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葉嗣
清徽於前哲穆道俗而歸懷焉遊涉衆方敷揚大業妙
尋幽蹟清言析微加善屬文辭識賞參流固已諧契風
勝領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爰乃慨以城侑難置幽居為

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然靜外之默體自天心於是謝
緣人封道迹巖壑乃考室于吳興郡故鄣之崑山味道
崇化二十餘載其栖業所弘可以洗心滌垢筌象之美
足以窮興永年於是晞宗歸仁者自羣方而集欽風懷
趣者不遠而叩津焉于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虛
心應物不嘗以動止介懷推誠述義未始以道俗殊致
其中抱一之德又遐遁所推方將灑拂玄路絙維頽風
超外妙梯擬徹玄蹤惜乎不永遘疾而終識者深云忘

之痛攸情感惟良之悲蓋無爵而賢生榮死哀者其此
之謂矣雖至理冥一存亡定於形初玄識妙照骸器同
於朽壤然而闕情期於欣感之境未泯乎離會之心者
亦何能不以失得為悲喜臨長歧而悽懷哉苟冥廢之
難體寄筌翰以懷風援弱毫而抒情播清暉乎無窮乃
作誄曰

綿綿終古曖曖玄路妙緣莫叩長寐靡寤生滅紛紜動
息舛互相驅百世李葉彌蠹水溺塵勞孰知其故至人

乘運靈覺中肇未覩滄流井壺無小大明融朗幽夜乃
曉滅有歸空除闇即瞰道洽無方仁被禽鳥昧者靡遺
識者彌了其一超哉法師道性自然一心絕俗祇誠重玄

研微神鋒妙悟無間塵之所著在至斯捐累之所引東
之彌堅擺落塵羈振抱靈淵其二遼遼清雅肅肅貞韻汪

汪其冲疊疊其進和而有慨異而不峻淳心獨得標想

千仞虛以應物無來不順其三汎遊弘化振響揚暉開道

玄肆肇闢靈扉位制冥極剖析幽微忘懷善挹穆然靡

違會通羣方總之所歸遐抗顏網闡固法闡緒此妙慧

乃播神威

其四

幽境湛默人肆誼引閒遠易一華紛難泯

公乃慨然中駕潛軫卜居川巖構室林巘擯拭外緣潛

精內敏靡釜不服無微不至

其五

蔚矣崑嶺崗阜丘墟連

峯雲秀迴壑迂餘庭蔭蕭條階繞清渠翳然其遠肅爾

其虛眇眇玄風惜惜僧徒味道閒室寂焉神居心隨道

親情與俗疎

其六

道固無孤德必有隣淵清引映業勝懷

人晞風宗玄自遠來賓亦有襟期時來問津湛湛先窮

日日王神林壤有謝道心常新其七聖逝言絕賢表義乖

翳翳未運玄化將頽澹矣夫子道俗歸懷庶享遐年振

此落維如何不弔棄世永辭儀景長歸逝矣不追有識

深慟含情同悲嗚呼哀哉其八推著綢繆聚淹信宿閒宴

清宇藉卉幽谷或濯素瀨爰憩翠竹屢興名辰汎觴撥

菊梨柚薦甘蒲筍為藪賦詩詠言怡然偕足眷懷茲遊

想之在目傷哉斯遇十載無復踐舊霑襟瞻憤悲哭嗚

呼哀哉其九有必之無始則歸卒達人妙觀千齡一日昧

者或應橫為凶吉邈矣法師夙反玄室累劫之勤不速而疾庶邁冥緣終會靈術妙斤弗運定深喪質情在未

冥悵焉自失寄懷毫素徽風載述嗚呼哀哉

其十
弘明集
廣

殷晉安

晉安恐
是官稱

文殊像讚

文殊淵睿式昭厥聲探玄發暉登道懷英琅琅三達如日之明疊疊神通在變伊形將廓恒沙陶鑄羣生真風幽暖十祀彌靈思媚哲宗寤言祇誠絕塵孤栖祝想太

冥

文殊師利讚

并序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因離垢之言而有斯自非厥
號所先也原夫稱謂之生蓋至道興其貌何者虛引之
性彰於立德軌世之表聞於童真廉俗之風移則感時
之訓興故云濡首又以法王子為名焉夫欲窮其淵致
者必先存其深大終古邈矣豈言像之所極難算之劫
功高積塵悠悠遐曠焉可為言請略叙其統若人之始

出也爰自帝胄尊號法王無上之心兆於獨悟發中之
感無不由他近一遇正覺而靈珠內映玄景未移遂超
登道位於是深根永構於沖壤豐條翼神柯而同茂慈
悲之氣與惠風俱扇三達之明與日月並曜具體而微
固以功侔法身矣若乃天機將運即神通為館宇圓應
密會以不疾為影跡斯其所以動不離寂而彌綸宇宙
倏忽無常境而名冠遊方者也世尊興出乃援躍進之
明顯潛德于香林因慶雲而西徂復龍見於茲刹法輪

既轉則玄音屢唱對明淵極輒暢發深言道映開士故
諸佛美其稱體絕塵俗故濯纓者高其跡非夫合天和
以挺作吸冲氣而為靈舒重霄以迴蔭吐德音而流聲
亦孰能與於此哉將欲搖蕩羣生之性宅至柔之主開
宏基於一簣廓恒沙而為宇若然而不悅文殊之風則
未達無窮之量長笑於方寸之寂矣自世尊泥洹後將
千祀流光移蔭復與昔而昇降由是冥懷宗極者感悲
長津之喪源懼風日之潛損遂共表容金石繼以文頌

人思自盡庶雲露以增潤今之所遇蓋是數減百年有
鐵輪王王閻浮提號曰阿育仰規逸軌擬而像焉雖真
宰不存於形而靈位若有主雖幽司不以情求而感至
斯應神變之異屢革民聽因險悟時信有自來矣意以
為接頹薄之運寔由冥維之功通夫昏否之俗固非一
理所弘是以託想之賢祇誠攸寄思紐將絕之緒引毫
心以標位乃遠摸元匠像天所像感來自衷不覺欣然

同詠

眇眇童真弱齡啟蒙含英吐秀登玄履峯神以道王體
以冲通浪化遊方乃軌高蹤流光遺映爰暨茲隆思對

淵匠靖一惟恭虛襟絕代庶落塵封

並廣弘明集

衛夫人

名鑠字茂漪河東安邑人汝陰太守李矩妻中書郎充母隸書猶善規矩

與師書

衛稽首和南近奉勅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
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厯多載年廿著詩論草隸通解
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

人筆勢洞精字體適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

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

黃伯思云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事見寶

泉述書賦此與師帖尤疎繆案梁蕭子雲答武帝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現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許年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畧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此偽帖皆竊取子雲啟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

釋文紀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六

明 梅鼎祚 輯

晉 四

支敏度

先西域人晉成世與康僧淵等過江聰哲有譽開元釋教錄云晉惠時豫章山沙門

合維摩詰經序

蓋維摩詰經者先哲之格言弘道之宏標也其文微而婉厥旨幽而遠可謂唱高和寡故舉世罕覽然斯經梵

本出自維耶離在昔漢興始流茲土于時有優婆塞支
恭明逮及於晉有法護叔蘭此三賢者竝博綜稽古研
機極玄殊方異音兼通開解先後譯傳別為三經同本
人殊出異或辭句出入先後不同或有無離合多少各
異或方言訓古字乖趣同或其文梵越其趣亦乖或文
義混雜在疑似之間若此之比其塗非一若其偏執一
經則失兼通之功廣披其三則文煩難究余是以合兩
令相附以明所出為本以蘭所出為子分章斷句使事

類相從令尋之者瞻上視下讀彼案此足以釋乖迤之
勞易則易知矣若能參考校異極數通變則萬流同歸
百慮一致庶可以闢大通於未寤闔同異於均致若其
配不相疇儻失其類者俟後明詰君子刊之從正

合晉楞嚴經記

梵文同晉音
勇伏定意

此經本有記云支識所譯出識月支人也漢桓靈之世
來在中國其博學淵妙才思測微凡所出經類多深玄
貴尚實中不在文飾今之小品阿闍世佗真般舟悉識

所出也又有支越字恭明亦月支人也其父亦漢靈帝
之世來獻中國越在漢生似不及見識也又支亮字紀
明資學於讖故越得受業於亮焉越才學深徹內外備
通以季世尚文時好簡略故其出經頗從文麗然其屬
辭析理文而不越約而義顯真可謂深入者也以漢末
沸亂南度奔吳黃武至建興中所出諸經凡數十本自
有別傳記錄亦云出此經今不見復有異本也然此首
楞嚴自有小不同辭有豐約文有晉梵較而尋之要不

足以為異人別出也恐是越嫌讖所譯者辭質多梵音
所異者刪而定之其所同者述而不改二家各有記錄
耳此一本於諸本中辭最省便又少梵音遍行於世即
越所定者也至大晉之初有沙門支法護白衣竺叔蘭
並更譯此經求之於義互相發明披尋三部勞而難兼
欲令學者即得其對今以越所定者為母護所出為子
蘭所譯者繫之其所無者輒於其位記而別之或有文
義皆同或有義同而文有小小增減不足重書者亦混

以為同雖無益於大趣分部章句差見可耳

勇伏定記曰元康元年四月九日燉煌菩薩支法護手
執梵經口出首楞嚴三昧聶承遠筆受願令四輩覽綜

奉宣觀異同意

並出三
藏記集

康法邃

譬喻經序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東晉錄云譬喻
經十卷成帝世沙門康法邃類集眾經

撰出此部
事甚要妙

譬喻經者皆是如來隨時方便四說之辭敷演弘教訓

誘之要牽物引類轉相證據互明善惡罪福報應皆可
寤心免彼三塗如今所聞億未載一而前後所寫互多
復重今復撰集事取一篇以為十卷比次首尾皆令條
別趣使易了於心無疑願率土之賢有所遵承永升福
堂為將來基

出三藏
記集

釋道安

姓衛常山扶柝人博涉經義南投襄陽化
行樊沔後歸苻堅建元中終長安五級寺

安般注序

安窮覽經典注般若道行密跡
安般諸經序致淵富妙盡深旨

安般者出入也道之所寄無往不因德之所寓無往不

託是故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禪寓骸以成定也寄息故有六階之差寓骸故有四級之別階差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級別者忘之又忘之以至於無欲也無為故無形而不因無欲故無事而不適無形而不因故能開物無事而不適故能成務成務者即萬有而自彼開物者使天下兼忘我也彼我雙廢者守乎唯守也故修行經以斯二法而成寂得斯寂者舉足而大千震揮手而日月捫疾吹而鐵圍飛微噓而須彌舞斯皆乘四禪

之妙止御六息之大辨者也夫執寂以御有崇本以動末有何難也安般居十念之一於五根則念根也故撰法句者屬唯念品也昔漢氏之末有安世高者博聞稽古特專阿毘曇學其所出經禪數最悉此經其所譯也茲乃趣道之要徑何莫由斯道也魏初康會為之注義義或隱而未顯者安竊不自量敢因前人為解其下庶欲蚊翮以助隨藍霧潤以增巨壑也

陰持入經序

陰持入者世之深病也馳騁人心變德成狂耳聾口爽
眈醉榮寵抱癡投冥酸號三趣其為病也猶癩疾焉入
骨徹髓良醫拱手猶填蹶焉來則冥然莫有所識大聖
悼茲痛心內發忘身安赴塗炭含厚德忍舞擊觀羅密
於重雲止置網于八極洪癡不得振其翼巨愛不得逞
其足採善心於毫芒拔兇頑於虎口以大寂為至樂五音
不能聾其耳矣以無為為滋味五味不能爽其口矣曜
形濁世拯擢難計陟降放終潛淪無名諸無著等尋各

騰逝大弟子衆深懼妙法混然廢沒於是令迦葉集結
阿難所傳凡三藏焉該羅幽廓難度難測也世雄授藥
必因本病病不能均是故衆經相待乃備非彥非聖罔
能綜練自茲以後神通高士各為訓釋或攬撰諸經以
為行式譬瓔璣歟擇彼珠珍以色相發佩之冠之為光
為飾喻繪事歟調別衆彩以圖暉列諸明獻者所撰亦
然此經則是其數也有捨家開士出自安息字世高大
慈流洽播化斯土譯梵為晉微顯闡幽其所敷宣專務

禪觀醇玄道數深矣遠矣是經其所出也陰入之弊入
莫知苦是故先聖照以止觀陰結日損成泥洹品自非
知機其孰能與於此乎從首至於九絕都是四十五藥
也以慧斷知入三部者成四諦也十二因緣訖淨法部
者成四信也其為行也唯神矣故不言而成唯妙矣故
不行而至統斯行者則明白四達立根得眼成十力子
紹胄法王奪澤大千若取證則拔三結住壽成道徑至
應真此乃大乘之舟楫泥洹之闕路于斯晉土禪觀地

廢學徒雖興蔑有盡漏何者禪思守玄練微入寂在取
何道猶覘于掌墮替斯要而希見證不亦難乎安未近
積罪生逢百罹世事孔棘世乏聖導潛避晉山孤居離
衆幽處窮壑竊覽篇目淺識獨見滯而不達夙宵抱疑
諮諏靡質會太陽比丘竺法濟并州道人支曇講陟岵
冒寇重爾遠集此二學士高朗博通誨而不倦者也遂
與枿槃暢礙造茲注解世不值佛又處邊國音殊俗異
規矩不同又以愚量聖難以逮也冀未踐緒者少有微

補非敢自必拏究經旨

人本欲生經序

人本欲生經者照乎十二因緣而成四諦也本者癡也欲者愛也生者生死也略舉十二之三以為目也人在生死莫不浪滯於三世飄縈於九止綢繆八縛者也十二因緣於九止則第一人亦天也四諦所鑒鑒乎九止八解所正正乎八邪邪正則無往而不恬止鑒則無往而不愉無往而不愉故能洞照傍道無往而不恬故能

神變應會神變應會則不疾而速洞照徇通則不言而化不言而化故無棄人不疾而速故無遺物物之不遺人之不棄斯禪智之由也故經曰道從禪智得近泥洹豈虛也哉誠近歸之要也斯經似安世高譯為晉言也言古文悉義妙理婉覩其幽堂之美闕庭之富或寡矣安每覽其文欲疲不能所樂而玩者三觀之妙也所思而存者想滅之辭也敢以餘暇為之撮注其義同而文別者無所加訓焉

了本生死經序

夫四信妙輿者衆祐之寶軒也以運連縛倒見衆生凡
在三界罔弗冠癡佩行嬰舞生死而趨陰堂揖讓色味
駭惑載疑驅馳九止者也既則狎賢侮聖從其姦慝貪
劍恚鍼梟截玄路羣誹上要殃禍備嘗矣世雄顧愍深
圖變謀法旃曜於重靈道鼓震於雷吼寂于障乎八紘
慧戈陷乎三有於是碎癡冠決嬰珮升信車入諦軌則
因緣息成四喜矣故曰了本生死也了猶解也本則癡

也元也如來指舉一隅身子伸敷高旨引興幽讚美矣
盛矣夫計身有命則隨緣縛誦佛毀信若彌綸於幽室
矣夫解空無命則成四諦照然立信若日殿之麗乾矣
斯乃五十六藥之崇基淵乎蓋衆行之宗也開微成務
孰先者乎佛始得道隆建大哀此經則十六之一也其
在天竺三藏聖師莫不以為教首而研幾也漢之季世
此經始降茲土雅邃奧邈少達旨歸者也魏代之初有
高士河南支恭明為作注解探玄暢滯真可謂入室者

矣俊哲先人足以折中也然童蒙之倫猶有未悟故仍前迹附釋末訓非苟穿鑿以紫亂朱也儻孤居始進者可以辯惑焉

十二門經序

十二門者要定之目號六雙之闕徑也定有三義焉禪也等也空也用療三毒網繆重病嬰斯幽厄其日深矣貪固恚固癡城至固世人遊此猶登春臺甘處欣欣如居花殿嬉樂自娛莫知為苦嘗酸速禍因憊五道夫唯

正覺乃識其謬耳哀倒見之苦傷蓬流之痛為設方便
防萌塞漸開茲慧定令自澣滌挫銳解紛返神玄路苟
非至德其道不凝也夫邪僻之心必有微著是故禪法
以四為差焉貪淫罔者荒色悖蒸不別尊卑渾心耽緬
習以成狂亡國傾身莫不由之虛迷空醉不知為幻故
以死屍散落自悟漸斷微想以至于寂味乎無味故曰
四禪也瞋恚罔者爭纖芥之虛聲結瀝血之重咎恩親
絕於快心交友腐於縱恣含怒徹髓不悛滅族聖人見

強梁者不得其死故訓之以等丹心讐親至柔其志受
垢含苦治之未亂淳德邃厚兇不措角況人害乎故曰
四等也愚癡城者誹古聖誦真諦慢二親輕師傳斯病
尤重矣以慧探本知從癡愛分別末流了之為惑練心
攘慝狂病瘳矣故曰四空也行者挹禪海之深醴溉昏
迷之盛火激空淨之淵流蕩癡塵之穢垢則皎然成大
素矣行斯三者則知所以宰身也所以宰身者則知所
以安神也所以安神者則知所以度人也然則經無巨

細出自佛口神心所制言為世寶慧日既沒三界喪目
經藏雖存淵玄難測自非至精孰達其微於是諸開士
應真各為訓解釋其幽蹟辯其差貫則爛然易見矣窮
神知化何復加乎從十二門已後則是訓傳也凡學者
行十二門却盡神足滅外止麤謂之成五道也三向諸
根進消內結謂盡諸漏也始入盡漏名不退轉諸佛嘉
歎記其成號深不可測獨見曉焉神不可量獨能精焉
陵雲輕舉淨光燭幽移海飛嶽風出電入淺者如是况

成佛乎是乃三乘之大路何莫由斯定也自始發跡逮于無漏靡不周而復始習茲定也行者欲崇德廣業而不進斯法者其猶無柯而求伐不飯而徇飽難以獲矣醒寤之士得聞要定不亦妙乎安宿不敏生值佛後又處異國楷範多闕仰希古烈滯而未究寤寐憂悸有若疾首每惜茲邦禪業替廢敢作注于句末雖未足光融聖典且發蒙者儻易覽焉安世高善開禪數斯經似其所出故錄之于末

大十二門經序

夫姪息存乎解色不係防閑也有絕存乎解形不係念
空也色解則治容不能縛形解則無色不能滯不縛者
雖天魔玉顏窈窕姿莫足傾之之謂固也不滯者雖
遊空無識泊然永壽莫足礙之之謂真也何者執古以
御有心妙以了色雖羣居猶芻靈泥洹猶如幻豈多制
形而重無色哉是故聖人以四禪防淫淫無遺焉以四
空滅有有無現焉淫有之息要在明乎萬形之未始有

百化猶逆旅也怨憾之興興於此彼此彼既興遂成仇敵仇敵適成勃然赫怒赫怒已發無所不至至不可至神幽想獄乃毒乃辛欣之甘之是以如來訓之以等等所難等何往不等等心既富怨本息矣豈非為之乎未有圖難於其易者乎夫然則三事凶眚廢然息矣十二重闕廓然闢矣根立而道生覺立而道成莫不由十二門立乎定根以逆道休也大人揮變榮光四塞彈撤安明吹沫千万默動異剎必先正受明夫匪禪無以統乎

無方而不留匪定無以周乎萬形而不礙禪定不愆於神變乎何有也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此經世高所出也辭旨雅密正而不豔比諸禪經最為精悉案經後記云嘉禾七年在建鄴周司隸舍寫緘在篋匱向二百年矣冥然不行無聞名者比丘竺道護於東垣界賢者經中得送詣護澤乃得流布得經之後俄而其家遇火護若不覩為灰炭矣自然將喪斯禪也後死者不得與聞此經也此經也八音所誨四道作訓約無乏文重無簡矣

精義入神何以上乎前世又為懸解一家之傳故筌而次之然世高出經畧本不飾天竺古文文通尚質倉卒尋之時有不達今為略注繼前人之末非敢亂朱冀有以寤焉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序

大哉智度萬聖資通咸宗以成也地合日照無法不周不恃不處累彼有名既外有名亦病無形兩忘玄莫塊然無主此智之紀也夫永壽莫美乎上乾而齊之殤子

神偉莫美於凌虛而同之涓滯至德莫大乎真人而比
之朽種高妙莫大乎世雄而喻之幻夢由此論之亮為
衆聖宗矣何者執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為之域耳非
據真如遊法性冥然無名也據真如遊法性冥然無名
者智度之奧室也名教遠想者智度之蘧廬也然存乎
證者莫不契其無生而煌眩存乎迹者莫不忿其蕩冥
而誕誹道動必反優劣致殊眩誹不其宜乎不其宜乎
要斯法也與進度齊軫逍遙俱遊千行萬定莫不以成

衆行得字而智進全名諸法參相成者求之此列也且其經也進咨第一義以為語端追述權便以為談首行無細而不歷數無微而不極言似煩而各有宗義似重而各有主璣見者慶其過教而悅寤宏詰者望其遠標而絕目陟者彌高而不能階涉者彌深而不能測謀者慮不能規尋者度不能盡暨杳冥矣真可謂大業淵數妙矣者哉然凡論之者攷文以徵其理者昏其趣者也察句以驗其義者迷其旨者也何則考文則異同每為

辭尋句則觸類每為旨為辭則喪其卒成之致為旨則忽其始擬之義矣若率初以要其終或忘文以全其質者則大智玄通居可知也從始發意逮一切智曲成決著八地無染謂之智也故曰遠離也三脫照空四非明有統鑑諸法因後成用藥病雙亡謂之觀也明此二行於三十萬言其如視諸掌乎顛沛造次無起無止也佛泥曰後外國高士抄九十章為道行品桓靈之世朔佛齋詣京師譯為漢文因本順旨轉音如已敬順聖言了

不加飾也然經既抄撮合成章投音殊俗異譯人口傳自非三達胡能一一得本緣故乎由是道行頗有首尾隱者古賢論之往往有滯任行恥此尋求其本到于闕乃得送詣倉垣出為放光品斥重省刑務令婉便若其悉文將過三倍善出無生論空持巧傳譯如是難為繼矣二家所出足令大智煥爾闡幽支識全本其亦應然何者抄經刪削所害必多委本從聖乃佛之至誠也安不量末學庶幾斯心載詠載玩未墜于地檢其所出事

本終始猶令折傷玷缺戢然無際假無放光何由解斯
經乎永謝先詰所蒙多矣今集所見為解句下始現有
首終隱現尾出經見異銓其得否舉本證抄敢增損也
幸我同好飾其瑕謫也

大藏淡字
南塊作隕

合放光光讚略解序

放光光讚同本異譯耳其本俱出于闍國持來其年相
去無幾光讚于闍沙門祇多羅以泰康七年齋來護公
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之放光分如檀以泰康三

年于闐為師送至洛陽到元康元年五月乃得出耳先
光讚來四年後光讚出九年也放光于闐沙門無又羅
執梵竺叔蘭為譯言少事約刪削重複事事顯炳煥然
易觀也而從約必有所遺於天竺辭及騰每大簡焉光
讚護公執梵本聶承遠筆受言准天竺事不加飾悉則
悉矣而辭質勝文也每至事首輒多不便諸反覆相明
又不顯灼也考其所出事周密耳互相補益所悟實多
恨其寢逸涼土九十一年幾至泯滅乃達此邦也斯經

既殘不具並放光尋出大行華京息心居士翕然傳焉
中山支和上遣人於倉垣斷絹寫之持還中山中山王
及衆僧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經其行世如是是故光讚
人無知者昔在趙魏逆得其第一品知有茲經而求之
不得至此會慧常進行慧辯等將如天竺路經涼州寫
而因焉展轉秦雍以晉泰元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乃達
襄陽尋之玩之欣有所益輒記其所長為略解如左般
若波羅蜜者成無上正真道之根也正者等也不二入

也等道有三義焉法身也如也實際也故其為經也以
如為首以法身為宗也如者爾也本末等爾無能令不
爾也佛之興滅綿綿常存悠然無寄故曰如也法身者
一也常淨也有無均淨未始有名故於戒則無戒無犯
在定則無定無亂處智則無智無愚泯爾都忘二三盡
息皎然不緇故曰淨也常道也實際者無所著也泊然
不動湛爾玄齊無為也無不為也萬法有為而此法淵
默故曰無所有者是法之真也由是其經萬行兩廢觸

章軌無也何者癡則無往而非徼終日言盡物也故為
八萬四千塵垢門也慧則無往而非妙終日言盡道也
故為八萬四千度無極也所謂執大淨而萬行正正而
不害妙乎大也凡論般若推諸病之壇服者理徹者也
尋衆藥之封域者斷迹者也高談其轍迹者失其所以
指南也其所以指南者若假号章之不住五通品之不
貢高是其涉百辟而不失午者也宜精理其轍迹又思
存其所指則始可與言智已矣何者諸五陰至薩云若

則是菩薩來往所現法慧可道之道也諸一相無相則是菩薩來往所現真慧明乎常道也可道故後章或曰世俗或曰說已也常道則或曰無為或曰復說也此兩者同謂之智而不可相無也斯乃轉法輪之目要般若波羅蜜之常例也

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

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遍及至京師漸四年矣亦恒歲二未敢墮息然每至滯句首尾隱沒釋

卷深思恨不見護公又羅等會建元十八年正車師前
部王名彌第來朝其國師字鳩摩羅跋提獻梵天品一
部四百二牒言二十十首盧首盧三十二字梵數經法
也即審數之凡七十七二百六十首盧殘二十七字都
并五十五萬二千四百七十五字天竺沙門曇摩蟬執
本佛護為譯對而檢之慧進筆受與放光光讚同者無
所更出也其二經譯人所漏者隨其失處稱而正焉其
義異不知孰是者輒併而兩存之往往為訓其下凡四

卷其一紙二紙異者出別為一卷合五卷也譯梵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梵語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梵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梵經委悉至於歎詠叮嚀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煩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梵有義說正似亂辭尋說向語文無以異或千五百剗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將更傍及反騰前辭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俗有易

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巨階乃欲以千歲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者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離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豈將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梵為秦詎可不慎乎正當以不聞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嫌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前人出經支識世高審得梵本難繫者也

又羅支越斲鑿之巧者也巧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終
矣若夫以詩為煩重以尚書為質朴而刪令合今則馬
鄭所深恨者也近出此撮欲使不雜推經言旨唯懼失
寔也其有方言古辭自為解其下也於常首尾相違句
不通者則冥如合符厭如復枘乃見前人之深謬欣通
外域之嘉會也於九十章蕩然無錯疑毫芒之間泯然
無微疹已矣乎

增一阿含經序

四阿含義同中阿含首以明其指不復重序也增一阿
含者比法條貫以數相次也數終十令加其一故曰增
一也且數數皆增以增為義也其為法也多錄禁律繩
墨切厲乃度世檢枯也外國巖岫之士江海之人於四
阿含多詠味茲焉有外國沙門曇摩難提者兜佉勒國
人也齟齬出家孰與廣聞誦二阿含溫故日新周行諸
國無土不涉以秦建元二十年來詣長安外國鄉人咸
皆善之武威太守趙文業求令出焉佛念譯傳曇曇嵩

筆受歲在甲申夏出至來春乃訖為四十一卷分為上下部上部二十六卷全無遺忘下部十五卷失其錄偈也余與法和共考正之僧碧僧茂助校漏失四十日乃了此年有阿城之役伐鼓近郊而正專在斯業之中全具二阿含一百卷鞞婆娑和須蜜僧伽羅刹傳此五大經自法東流出經之優者也四阿含四十應真之所集也十人撰一部題其起盡為錄焉懼法留世久遺逸散落也斯土前出諸經班班有其中者令為二阿含各

為新錄一卷全其故目註其得失使見經尋之差易也
合上下部四百七十二經凡諸學士撰此二阿含其中
往往有律語外國不通與沙彌白衣共視也而今已後
幸共護之使與律同此乃茲邦之急者也斯諄諄之誨
幸勿藐藐聽也廣見而不知護禁乃是學士通中創也
中本起康孟祥出出大愛道品乃不知是禁經比丘尼
法甚慊切真割而去之此乃是大鄙可痛恨者也此二
經有力道士乃能見當以著心焉如其輕忽不以為意

者幸我同志鳴鼓攻之可也

大藏形字
函見載

道地經序

夫道地者應真之玄堂昇仙之奧室也無本之城杳然
難涉矣無為之牆邈然難踰矣微門妙闥少闕其庭者
也蓋為器也猶海與行者日酌之而不竭返精者無數
而不滿其為像也含弘靜泊綿綿若存寂寥無言辯之
者幾矣恍惚無行求矣漭乎其難測聖人有以見因華
可以成寔觀未可以達本乃為布不言之教陳無轍之

軌闡止啟觀式成定諦髦彥六雙率由斯路歸精谷神
於乎美矣夫地也者包潤施毓稼穡以成鏐鏐瓊琛罔
弗以載有喻止觀莫近於此故曰道地也昔在衆祐三
達遐鑒八音四辯赫奕敷化識病而療聲典難算至如
來善逝而大訓絕五百無著遷而靈教非於是有三藏
沙門厥名衆護仰雅諸行布在羣籍俯愍發進不能悉
洽羸述衆經撰要約行目其次序以為一部二十七章
其於行也要猶人首與可終身載不可須臾下猶氣息

與可終身通不可須臾閉息閉則命殞首下則身殪若
行者暫去斯法姦宄之匿入矣有開士世高者安息王
元子也禪國高讓納萬乘位克明俊德改容修道越境
流化爰適此邦其所傳訓淵微優邃又拊護所集者七
章譯為漢文音近雅質敦兮若樸或變質從文或因質
不飾皇矣世高審得厥旨夫絕愛原滅榮冀息馳騁莫
先於止了癡惑達九道見身幻莫首於觀大聖以是達
五根登無漏揚美化易頑俗莫先於止靡不由茲也真

可謂威德大業至矣哉行自五陰盡于成壞則是苦諦
漏盡之迹也神足章者則是禪思五通之要也五十五
觀者則是四非常度三結之本也人之處世矇昧未祛
熙熙甘露如饗大牢由處穢海幽厄九月既生迤邐罹
遭百凶尋旋老死嬰苦万端漂溺五流莫能自返聖人
深見以為苦證遊神八路長陟永安專精稽古則佚樂
若此闢情縱欲則酸毒若彼二道顯著宜順所從石以
淬壁剝堅截剛素質精染五色炳燦由是論之可不勉

哉予生不辰值皇綱紐絕獫狁猾夏山左蕩沒避難獲
澤師殞友拏周爰諮謀顧靡所詢時鴈門沙門支曇講
鄴都沙門竺僧輔此二仁者聰明有融信而好古冒嶮
遠至得與酬酢尋章察句造此訓傳希權與進者暫可
微寤蚊蚋奮翼以助隨藍蟻壘增封嵩嶽之頂豈其能
益於高猛哉探蹟奧邈唯八輩難之況末學小子庶幾
茲哉然天竺聖邦道岨遼遠幽見碩儒少來周化先哲
既逝來聖未至進退狼跋咨嗟涕洟故作章句伸已丹

赤冀諸神道照我顛顛必枉靈趾燭謬正闕也

十法句義經序

夫有欲之激百轉千化搖蕩成教亦何得一端乎是故
正覺因心所遷即名為經邪止名正亂止名定方圓隨
器合散從俗隨器故因質而立名從俗故緣對而授藥
立名無常名則神通矣授藥無常藥則感而通故矣即
已不器又通其故則諸行汎然因法而結也二三至十
在乎其人病有衆寡以人為目耳譬藥分劑有單有複

診脉視色投藥緣疾法參相成不其然乎自佛即幽阿
難所傳分為三藏纂乎前緒部別諸經小乘則為阿含
四行中阿含者數之藏府也阿毗曇者數之苑藪也其
在赤澤碩儒通人不學阿毗曇者蓋闕如也夫造舟而
濟者其體也安粹數而立者其業也美是故般若啟卷
必數了諸法卒數以成經斯乃衆經之喉襟為道之樞
極也可不務乎可不務乎於戲前徒不忘玄數者鶩鶩
子也于茲繼武有自來矣篤斯業者或不成也爰晉土

者世高其俊也偉哉數學淵源流清抱德惠和播馨此
域安雖希高迹末由也已然旋焉周焉藏焉修焉未墜
地也并一不惑以成積習移志蹈遠移質緣以高尚欲
疲不能也人亦有言曰聖人也者人情之積也聖由積
靡爐錘之間惡可已乎經之大例皆異說同行異說者
明夫一行之歸致同行者其要不可相無則行必俱行
全其歸致則同處而不新不新故頓至而不惑俱行故
叢萃而不迷也所謂知異知同是乃大通既同既異是

謂大備也以此察之義焉度哉義焉度哉夫玄覽莫美乎同異而得其門者或寡矣明白莫過乎辯數而入其室者鮮矣昔嚴調撰十慧章句康僧會集六度要目每尋其迹欣有寤焉然猶有闕文行未錄者今抄而第之名曰十法句義若其常行之注解若昔未集之貽後同我之儻可察焉

僧伽羅刹經序

秦言
衆護

僧伽羅刹者須賴國人也佛去世後七百年生此國出

家學道遊教諸邦至犍陀越土甄陀罽貳王師焉高明
絕世多所述作此土修行經大道地經其所集也又著
此經憲章世尊自始成道迄于淪虛行無巨細必因事
而演遊化夏坐莫不曲備雖晉耀本行度世諸經載佛
起居至謂為密今覽斯經所悟復多矣傳其將終我若
立根得力大士誠不虛者立斯樹下手援其業而棄此
身使那羅延力大象之勢無能移余如毛髮也正使就
耶維者當不焦此葉言然之後便即立終罽貳王自臨

而不能動遂以巨絙象挽未始能搖即就耶維炎葉不傷尋升兜術與彌勒大士高談彼宮將補佛處賢劫第八以建元二十年罽賓沙門僧伽跋澄齋此經本來詣長安武威太守趙文業請令出焉佛念為譯慧嵩筆受正值慕容作難於近郊然譯出不襄余與法和對檢定之十一月三十日乃了也此年出中阿含六十卷增一阿含四十六卷伐鼓擊柝之中而出斯一百五卷窮通不改其恬詎非先師之故迹乎

阿毗曇八捷度論序

阿毗曇者秦言大法也衆祐有所見道果之至頤擬性
形容執乎真像謂之大也有以道慧之至齊觀如司南
察乎一相謂之法故曰大法也中阿含世尊責優陀耶
曰汝致詰阿毗曇乎夫然佛以身子五法為大阿毗曇
也戒定慧名
無漏也佛般涅槃後迦旃延義第一也以十部經浩博
難究撰其大法為一部八捷度四十四品也其為經也
富莫上焉邃莫加焉要道無行而不由可不謂之富乎

至德無妙而不出可不謂之遠乎富遠洽備故能微顯
闡幽也其說智也周其說根也密其說禪也悉其說道
也具周則二八用各適時密則二十迭為賓主悉則味
淨遍遊其門具則利鈍各別其所以故為高座者所咨
嗟三藏者所鼓舞也其身毒來諸沙門莫不祖述此經
憲章鞞婆沙詠歌有餘味者也然乃大荒之外蔥嶺之
表雖欲從之末由見也以建元十九年罽賓沙門僧
伽帝婆誦此經甚利來詣長安比丘釋法和請令出之

佛念譯傳慧力僧茂筆受和理其指歸自四月三十日出至十月二十三日乃訖其日檢校譯人頗雜義辭龍蛇同淵金鑰共肆者彬彬如也和憮然恨之余亦深謂不可遂令更出夙夜匪解四十六日而得盡定損可損者四卷焉至於事須懸解起盡之處皆為細其下梵本十五千七十二首盧四十八萬二千五百四言秦言十九萬五千二百五十言其人忘因緣一品云言數可與十門等也周攬斯經有碩人所尚者三焉以高座者尚其博以盡漏

者尚其要以研幾者尚其密密者龍象翹鼻鳴不造耳
非人中之至恬其孰能與於此也要者八忍九斷巨細
畢載非人中之至練其孰能致於此也博者衆微衆妙
六八曲備非人中之至懿其孰能綜於此也其將來諸
學者遊樂於其中何求而不得乎

大藏夏字
函見載

十四卷鞞婆沙序

阿難所出十二部經於九十日佛意三昧之所傳也其
後別其選至小乘法為四阿含阿難之功於斯而已迦

旃延子撮其要行引經訓釋為阿毗曇四十四品要約
婉顯外國重之優波離裁之所由為毗尼與阿毗曇四
阿含並為三藏身毒甚珍未墜於地也其後曇摩多羅
刹集修行亦大行於世也又有三羅漢一名尸陀槃尼
二名達悉三名鞞羅尼撰鞞婆沙廣引聖證言輒據古
釋阿毗曇焉其所引據皆是大士真人佛印印者也達
悉迷而近煩鞞羅要而近略尸陀最折中焉其在身毒
登無畏座僧中唱言何莫由斯道也其經猶大海與深

廣浩汗千寶出焉猶崑岳與嵬我幽藹百珍之藪資生
之徒於焉斯在茲經如是何求而不有乎有秘書郎趙
政文業者好古索隱之士也常聞外國尤重此經思存
想見然乃在崑岳之右芄野之西眇今絕域末由也已
會建元十九年罽賓沙門僧伽跋澄諷誦此經四十二
處是尸陀槃尼所撰者也來至長安趙郎饑虛在往求
令出焉其國沙門曇無難提筆受為梵文佛圖羅刹譯
傳敏智筆受為此奉言趙郎正義起盡自四月出至八

月二十九日乃訖梵本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二首盧長
五字也凡三十七萬六千六百六十四言也秦言為十六萬
五千九百七十五字經本甚多其人忘失唯四十事是
釋阿毗曇十門之本而分十五事為小品廻著前以二
十五事為大品而著後此大小二品全無所損其後二
處是忘失之遺者今第而次之趙郎謂譯人曰爾雅有
釋古釋言者明古今不同也昔來出經者多嫌梵言方
質而改適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傳梵為秦以不閑

方言求知辭趣耳何嫌文質文質是時幸勿易之經之
巧質有自來矣唯傳事不盡乃譯人之咎耳衆咸稱善
斯真實言也遂案本而傳不令有損言遊字時改倒句
餘盡實錄也余欣秦土忽有此經挈海移岳奄在茲域
載玩載詠欲疲不能遂佐對校一月四日然後乃知大
方之家富昔見之至狹也恨八九之年方闕其牖耳願
欲求如意珠者必牢裝強伴勿令不周滄海之實者也

出三

藏記集又有道誕六十卷
阿毘曇毘婆沙經序見宋

比丘尼大戒序

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禪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戶泥洹之闕要也戒者斷三惡之干將也禪者絕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齊藥病之妙醫也具此三者於取道乎何有也夫然用之有次在家出家莫不始戒以為基址也何者戒雖檢形形乃百行舟輿也須臾不矜不莊則傷戒之心入矣傷戒之心入而後欲求不入三惡道未所前聞也故如來舉為三藏之

首也外國重律每寺立持律月月相率說戒說戒之日
終夜達曉諷乎切教以相維攝犯律必彈如鷹隼之逐
烏雀也大法東流其日未遠我之諸師始秦受戒又乏
譯人考校者尠先人所傳相承謂是至澄和上多所正
焉余昔在鄴少習其事未及檢戒遂遇世亂每以怏怏
不盡於此至歲在鶡火自襄陽至關右見外國道人曇
摩侍諷阿毗曇於律持善遂令涼州沙門竺佛念寫其
梵文道賢為譯慧常筆受逕夏漸冬其文乃訖考前常

行世戒其謬多矣或殊失旨或粗舉意昔從武遂法潛
得一部戒其言煩直意常恨之而今侍戒規矩與同猶
如何符出門應轍也然後乃知淡乎無味乃直道味也
而嫌其丁寧文多反復稱即命慧常令斥重去複常乃
避席謂大不宜命戒猶禮也禮執而不誦重先制也慎
舉止也戒乃逕廣長古相三達心制八輩聖士珍之寶
之師師相付一言非本有逐無赦外國持律其事實命
此土尚書及與河洛其文樸質無敢措手明祇先王之

法言而慎神命也何至佛戒聖賢所饗而可改之以從
方言乎恐失四依不嚴之教也與其巧便寧守雅正譯
梵為秦東教之士猶或非之願不刊削以從飾也衆咸
稱善於是案梵文書唯有言倒時從順耳前出戒十三
事中起室與檀越議三十事中至大姓家及綺紅錦繡
衣及七因緣法如斯之比失旨多矣將來學者審欲求
先聖雅言者宜詳攬焉諸出為秦言便約不煩者皆蒲
萄酒之被水者也外國云戒有七篇而前出戒皆八篇

今戒七悔過後曰尸叉罽賴尼尸叉罽賴尼有百七事
明也如斯則七篇矣又侍尸叉罽賴尼有百一十事余
嫌其多侍曰我持律許口受十事一記無長也尋僧純
在丘慈國佛陀舌彌許得比丘尼大戒來出之正與侍
同百有一十余乃知其審不多也然則比丘戒不止二
百五十阿夷戒不止五百也

比丘大戒本欲說戒維那出堂前唱不淨者出次曰庾
跋門怒鉢羅鞞處然後入唱行壽曰額簸含陀阿素舍

羅遮麗吏布薩陀心密栗柿娑榆鞞度舍羅姑隸怒說
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為答說
戒不來者屬授清淨說說已那春夏冬若干日已過去
僧盡共思惟一切生死過求於度世道若精進持戒同
亦當歸死不精進持戒同亦當歸死寧持戒而死不犯
戒而生譬如駛水流日月不常住人命疾於彼去者不

復還

並出三
藏記集

答郝超書

超遣使遺米斛修書
累紙深致慇懃安答書

損米千斛彌覺有待之為煩

高僧傳

襄陽金像銘

道安所造更歷晉宋迄于齊梁屢感靈相周武滅法建德三年甲午鎔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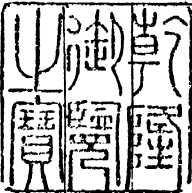
於版下倒垂衣內有銘年月悉符

案安開通陰陽此必安所預定

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

八金像此像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



釋文紀卷六